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二一

詳校官中書臣賈　鋑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王心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一

荆川稗編　　類書類

提要

臣等謹案荆川稗編一百二十卷明唐順之編順之有廣右戰功録已著録是編義例畧仿章如愚山堂考索薈萃羣言區分類聚其大旨欲使萬事萬物畢貫通於一書故鉅細兼陳門目浩博始之以六經終之以六官六

經所不能盡則條次以九流諸家之學術凡為類二十有七六官所不能盡則賅括以歷代之史傳凡為類二十有五其門人左丞先為之考校付梓丞没而書多殘闕茅一相復加釐正刋行所引書名人名原本錯互不合者一相亦為訂正然卷帙既繁檢校難徧牴牾舛駁尚往往而有如程大昌詩議在所撰考古編中而乃以為出自新安文獻志正諫

本說苑篇名而標之為論林泉高致集所載
荆浩山水賦李成山水訣乃其人所自作而
槩以為出郭思之手敎陶孫字翯之而訛作
孫翯之陶九成輟耕録天闗之說與鑑戒無
闗而濫引入宦者門中褚淵王倹雖身事二姓
然不可謂之佞臣乃列其傳論於佞門此類
不知為原本之訛為茅一相之竄亂玉瑕珠
纇頗累全書特以其網羅本富涉獵攸資當

語録盛行之時尚不失為徵實之學録備多

識之一助固亦無不可焉乾隆四十四年三

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稗編卷一　　明　唐順之　撰

六經總論

史記儒林傳序　　司馬遷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

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録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

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尊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

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脩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嘆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

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黄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

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鬰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葢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才焉謹與太常臧漢書百官表孔臧也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

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輙試能通

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上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邉郡一人先用誦

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也）備員請著功令他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東漢儒林傳序　　范曄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

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顔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脩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

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武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議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

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為園蔬牧兒蕘竪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

人太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為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踈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桼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刋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

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學者猥衆難以詳載今但録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為儒林篇其自有列傳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宜標名為證者乃著之云

范曄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

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横塾者棊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贏擔負也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揚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從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譊譊之學各習其師也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

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閒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至如張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眄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剝桡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羣

英乗其運世德終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

北史儒林傳序　李延壽

儒者其為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篤父子以正君臣開政化之本原鑿生靈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汙隆而斯文不墜自永嘉之後宇内分崩禮樂文章掃地將盡魏道武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

邑便以經術為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人豈不以天下可馬上取之不可以馬上臨之聖達經猷蓋為遠矣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於先師明元時改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武始光三年春起太學於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尚儒術轉興獻文大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詔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

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太和中改中書學為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孝文欽明稽古篤好墳籍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閑集詞翰莫不縻以好爵動貽賞眷於是斯文欝然比隆周漢宣武時復詔營

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為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黌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横經著録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衆神龜中將立國學詔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復停寢正光三年乃釋奠於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暨孝昌之後海内淆亂四方校學所存無幾齊神武生於邉朔長於戎

馬仗義建旗掃清區縣因魏氏喪亂屬尒朱殘酷文章咸盪禮樂同奔弦歌之音且絶俎豆之容將盡永熙中孝武復釋奠於國學又於顯陽殿詔祭酒劉廞講孝經黄門李郁說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二人及永熙西遷天平北徙雖庠序之制有所未遑而儒雅之道遽形心慮時初遷都於鄴國子置生三十六人至興和武定之間儒業復盛矣始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仲禮於本郡起逆齊神武免

其罪置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子以下及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軌繼之二賢並大蒙恩遇待以殊禮同軌云亡復徵中山張彫武渤海李鉉刁柔中山石曜等遞為諸子師友及天保太寧武平之朝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然爰自始基暨於李世惟濟南之在儲宮性識聰敏頗自砥礪以成其美自餘多驕恣傲很動違禮度日就月將無聞焉爾鏤冰彫朽迄用無成蓋有由焉夫帝王子孫習性驕逸況義方之情不篤邪僻之路競

開自非得自生知體包上智而内縱聲色之娱外多犬
馬之好安能入則篤行出則友賢者也徒有師傅之資
終無琢磨之實貴游之輩飾以明經可謂稽山竹箭加
之括羽俯拾青紫斷可知焉而齊氏司存或失其守師
保疑丞皆賞勳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
徒數十人耳冑子以通經進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
宋游卿而已自外莫見其人幸朝章寛簡政網踈濶游
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横經受業之侶徧於鄉邑負笈從

官之徒不遠千里入閭里之内乞食為資憩桑梓之陰動逾十數燕趙之俗此衆尤甚焉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懐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檢察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周文受命雅重經典於時西都板蕩戎馬生郊

先王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於是求闕文於三古得至理於千載黜魏晉之制度復姬旦之茂典盧景宣學通羣藝脩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聞正六樂之壞由是朝章漸備學者嚮風明皇纂歷敦尚學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握素懷鉛重席解頤之士間出於朝廷員冠方領執經負笈之生著錄於京邑濟濟焉足以踰於向時矣洎保定三年帝乃下詔尊太保燕公為三老帝於是服衮冕乘碧輅陳文物備禮容清

蹕而臨太學袒割以食之奉觴以酳之斯固一世之盛事也其後命輶軒而致玉帛徵沈重於南荆及定山東降至尊而勞萬乘待熊安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向文教遠覃衣儒者之服挾先王之道開黌舍延學徒者比肩勵從師之志守專門之業辭親戚甘勤苦者成市雖通儒盛業不逮魏晉之臣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美也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訓紛綸無所取正隋文膺期纂歷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賁旌帛以禮之設好

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僚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磬縣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奧考正亡逸研覈異同積滯羣疑渙然冰釋於是超擢奇雋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啟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帝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

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於時舊儒多已凋亡惟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所製諸經議疏縉紳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羣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轉死溝壑

凡有經籍因此湮沒於煨燼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攘竊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將殖不學者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者可不懼歟漢世鄭玄並為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玄易詩書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間行焉晉世杜預註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宋朝並為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講鄭玄所注周易遵明以

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郭茂權會早入鄴都郭茂恒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師訓蓋寡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並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其詩禮春秋尤為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三禮並出遵

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祖儁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黄
龍夏懐敬李鉉又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晝
熊安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
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
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劉獻之獻之傳
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劉軌思
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
並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門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

思伯張奉禮張彫劉晝鮑長宣王元則等並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衛覬陳達潘叔虔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為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兼更講杜元凱所注其河外儒生俱服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厝懷論語孝經諸學徒莫不通講諸儒如權會李欽刁柔熊安生劉軌思馬敬德之徒多自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相祖習也大抵南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

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自魏梁越已下傳授講議者甚衆今各依時代而次以備儒林云爾

唐書儒學傳序　　歐陽脩

高祖始受命鉏類夷荒天下略定即詔有司立周公孔子廟於國學四時祠求其後議加爵土國學始置生七

十二員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孫為之太學百四十員取五品以上四門學百三十員取七品以上郡縣三等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下以十為差上縣學置生四十員中下亦以十為差又詔宗室功臣子孫就秘書外省別為小學太宗身屬橐鞬風纚露沐然鋭情經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館悉引内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間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貞觀

六年詔罷周公祠更以孔子爲先聖顔氏爲先師盡召天下惇師耆德以爲學官數臨幸親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束帛生能通一經者得署吏廣學舍千二百區三學益生員并置書算二學皆有博士大抵諸生員至三千二百自玄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授經能通一經者聽入貢限四方秀乂挾策負素坌集京師文治熠然勃興於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群酋長並遣子弟入學鼓笥升堂者凡八千餘人紆侈袂曳方

履閶閶秩秩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帝又讐正五經繆
缺頒天下示學者與諸儒粹章句為義疏俾久其傳詔
前代通儒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
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炫等子孫並加引擢二十一年詔
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
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
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一人用其書行其道悉宜褒大
之自今並配享孔子廟庭於是唐三百年之盛稱貞觀

寧不其然高宗尚吏事武后務權變至諸王駙馬皆得領祭酒初孔頴達等始署官發五經題與諸生酧問及是惟判祥瑞案三牒即罷玄宗詔羣臣及府郡舉通經士而褚無量馬懐素等勸講禁中天子尊禮不敢盡臣之置集賢院部分典籍乾元殿博彚羣書至六萬卷經籍大備又稱開元焉禄山之禍兩京所藏一為炎埃官幐私褚喪脫幾盡章甫之徒刼為縵胡於是嗣帝區區救亂未之得安暇語貞觀開元事哉自楊綰鄭餘慶鄭

覃等以大儒輔政議優學科先經誼黜進士後文辭亦弗能克也文宗定五經鑱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寥寥一二可紀由是觀之始未嘗不成於艱難而後敗於易也嘗論之武為救世砭劑文其膏粱歟亂已定必以文治之否者是病損而進砭劑其傷多矣然則武得之武治之不免霸且盜聖人反是而王故曰武創業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舉天下一之於仁義莫若儒儒待其人乃能光明厥功宰相大臣是已至專誦習傳授

無他大事業者則次為儒學篇

贊曰春秋易詩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不斷如系至漢興剗挾書令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寖興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髙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失蓋十五義或繆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輙改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訕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家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於時嗚

呼孔子没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已之固而倡兹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辯詬前人捨成説而自為紛紛助所階已

論秦焚書　馬端臨

按秦雖出於西戎然自非子秦仲以來有國於豊岐者數百年春秋之時盟會聘享接於諸侯秦誓紀於書車鄰小戎之屬列於詩其聲名文物藹藹然先王之遺風

矣今下令焚詩書而曰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則秦誓秦風亦秦記也獨非詩書乎李斯者襲流血刻骨之故智而佐之以人頭畜鳴之偽辯固世所羞稱者然斯學於荀卿卿之道蓋祖述六經憲章仲尼者也是其初亦自儒者法門中來然則始皇既非重譯不通之荒裔而驟接華言李斯亦非椎朴少文之俗物而盲處高位今乃以焚滅經籍坑戮儒生為經國之遠猷者其說有二曰愧曰畏愧則愧其議己也畏則畏其害己也自載籍以

來詩書所稱桀有暴德而天下歸殷紂有暴德而天下歸周幽厲有暴德而周室東遷寖微寖滅五伯迭興七雄分據始皇既已習聞其說矣今雖誘曰德兼三皇功過五帝而其所行則襲桀紂幽厲之跡耳夫豈不自知之而儒者記纂明以語人曰如是而興如是而亡不啻燭照數計龜卜而示後來以軌範葢始皇之所愧而畏者此也自夫子歷聘列國孟氏以儒術游於諸侯思濟天下之溺而引時君於當道者至拳拳也繼而蘇張之

徒專以口舌干時君雖其所持者詭遇之術妾婦之道
與孔孟之學殆黑白薰蕕之相反然其汲汲皇皇求以
用世之意則類也而范雎之於魏冉蔡澤之於范雎皆
逞其辯口扼其吭而奪之位於是士生斯時皆以讀書
游說為可以得志而取高位李斯亦以說客進身者也
故韓非入秦以策干始皇則忌而誅之天下豈無尚如
非者欲睨其後乎益李斯之所愧而畏者此也詩書百
家語之在人間者焚之其在博士官者存之蓋亦知其

本不可廢也罷侯置守者私其土地於己也焚書而獨存博士官者又欲私其經術於己也主相之心務欲滅經籍以愚天下峻法律以威天下而使之莫予毒以為鞏固不拔之計然陳勝項梁項籍劉季之徒本非有祖述湯武弘濟蒼生之夙志俱以罹於禁網遁跡亡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奮挺而起以成土崩瓦解之勢趙高熏腐小醜亦非有文墨詞辯足以傾動上聽徒以少習深文依於忮忍故陷扶蘇蒙恬戮諸公子夷李斯如

出一律益犯法而作亂者陳呉劉項也倚法而作姦者趙高也然則隳秦七廟而具斯五刑者非詩書也乃秦之法律也

秦以儒者為博士每國家有大事則下博士議之然因淳于越進議封建而下焚書之令因盧生輩竊議時事而下坑儒之令益此二事者皆激於博士之正論然則其所進用者必皆得面諛順指如周青臣叔孫通輩然後能持禄苟免耳稍引古義持正論則披逆鱗觸奇禍

是書雖存而實亡博士官雖設而實廢矣又按史記言始皇聞盧生竊議亡去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然則始皇所謂不中用者所焚之六籍是也所謂召文學方術士求奇藥者所存之醫藥卜筮等書是也然六籍雖厄於煨燼而得之口耳所傳屋壁所藏者猶足以垂世立教千載如一日也醫藥卜筮種樹

之書當時雖未嘗廢錮而並未嘗有一卷流傳於後世者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而為之興廢也

解經不可牽强　鄭樵後同

橫渠張先生曰置心平易始知詩余謂讀六經之書皆然如書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諸家解用十數句解不盡曾見作者說曰刑故無刑小宥過無宥大只添二字而辭意明白不用解經而理自明孟子謂民之秉彝句

亦如此

詩書逸篇猶存於春秋之世

僖二十三年趙衰賦河水則春秋之世其詩猶存今亡矣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則春秋之世其書猶存今亡矣曾見洪邁舊日為三山教時林少頴為書學諭講帝釐下土數語曰知之為知之堯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為不知九共槀飫略之可也林公有書解行於世而無此語故吾與表而出之予亦曰知之為知之

三百篇之所以為可言也不知為不知由庚華黍略之可也必欲强說則如序詩者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由庚萬物各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三百篇之詩未嘗以命篇二字取義序詩者何以知其然乎

讀詩易法乾第一爻　關雎第一句

淵乎詩易之為書也有天下難明難象之理焉不可以口舌求訓詁盡也且如乾之初九第一句曰潛龍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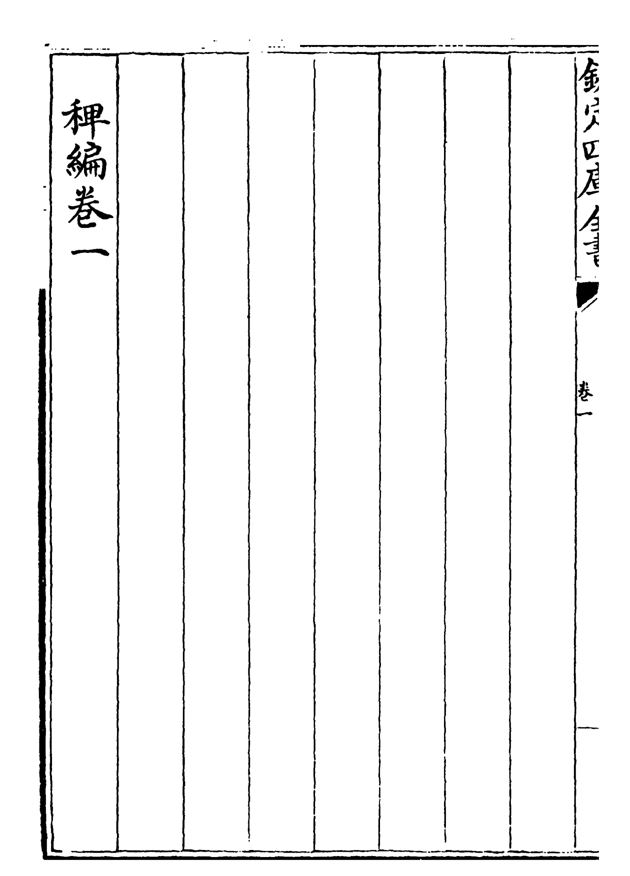
是乾之初九一事物也其在天地人蟲音虺之内天地人蟲之外其象如潛龍勿用不可以千萬計也皆乾之初九爻所統攝也如必曰潛龍然後可以象乾之初九他無預焉未可以語易也詩三百篇第一句曰關關雎鳩后妃之德也是作詩者一時之興所見在是不謀而感於心也凡興者所見在此所得在彼不可以事類推不可以理義求也興在鴛鴦則鴛鴦在梁可以美后妃也興在鵻鳩則鵻鳩在桑可以美后妃也興在黄鳥在桑

扈則綿蠻黃鳥交交桑扈皆可以美后妃也如必曰關雎然後可以美后妃他無預焉不可以語詩也故舉詩易第一句以明之

讀詩書春秋法魯頌秦誓

唐陸龜蒙曰六經之中有經有史區而別之禮詩易為經書與春秋為史爾史何暇必視孟堅子長然後謂之史由是觀之溫習者事跡彰罕讀者事跡晦讀之疎數在辭之高下理必然也試以秦誓魯頌言之或有問者

曰魯僖公秦穆公之賢孰與齊桓晉文彼必曰不如也詩有魯頌即春秋所書之僖公也書有秦誓即春秋所書之穆公也二公列在春秋仰視桓文殆不可及至附麗於詩書則盛德洪業炳炳焉與禹湯文武成康宣揚其光何耶大抵温習者事跡彰罕讀者事跡晦讀之疎數在辭之高下理必然也魯之頌秦之誓幸而得見於詩書學者自少小讀之入於其耳著於其心其功烈與詩書相表裏豈非魯僖秦穆之幸歟



稗編卷一